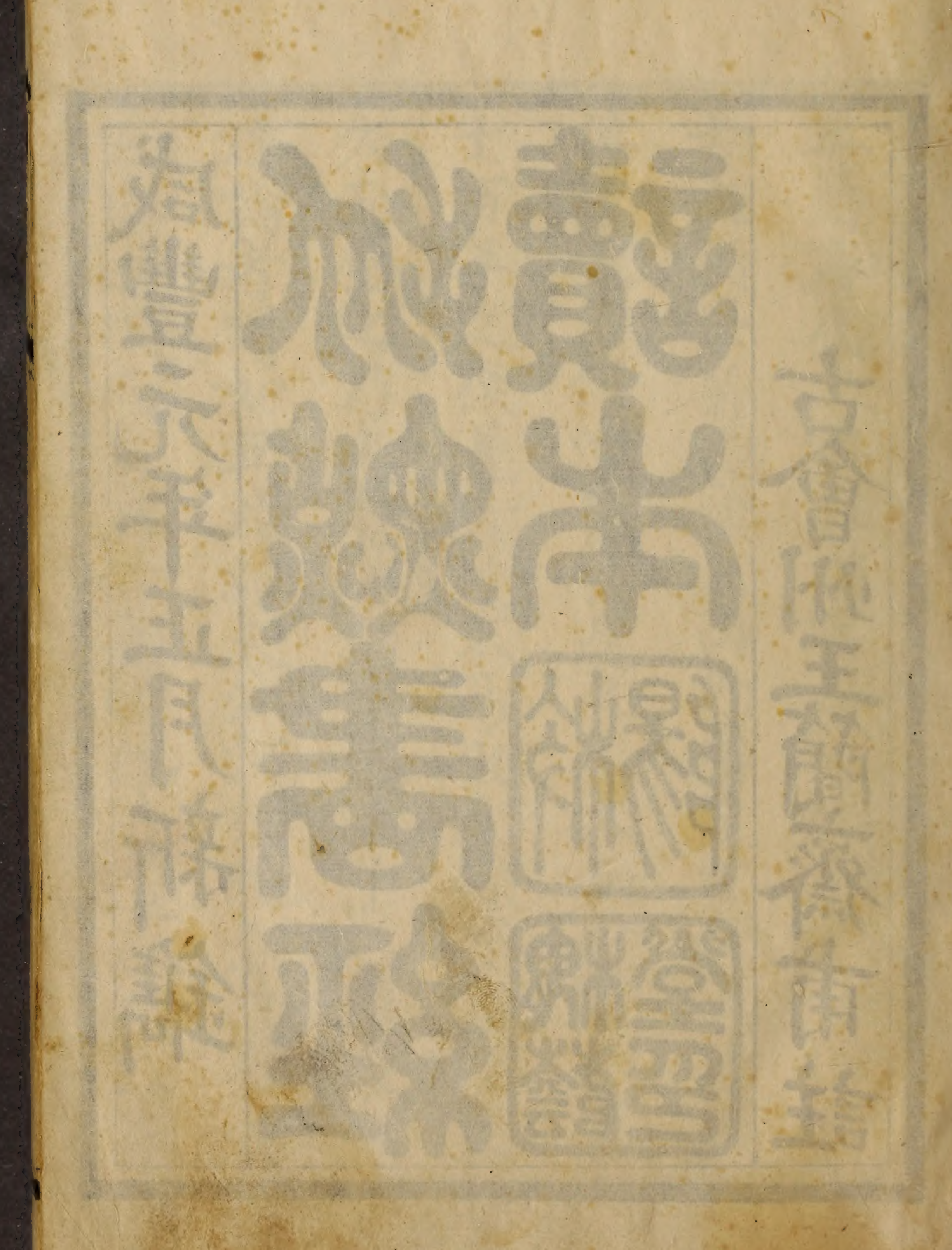




王簡齋先生增註批點尚書







古會州王簡齋甫註

讀本[illegible]魁書經

咸豐元年五月新鐫

咸豐元年正月新鐫

[illegible][illegible]書經讀本

松陽

槐蔭堂

古會州王簡齋甫註

王簡齋先生批註尚書序

先生諱言綸會寧孝廉嘉慶八年卒

古之積學著書藏名山而傳後世者往往殫畢世之力伏潛鬱積遲之又久而徐顯於數十百年之後蓋奇珍不易出瓦礫冰霜湮之久而發之乃光者其理然也孔子之道在六經論者謂如五緯經天江河行地亦自舉世既宗之後而言耳當其時自周迄秦越三百

易宗之後而言其詩自周迄春秋三百

經論者謂如五經天江河行地亦自舉世

入而發之乃先者其理深也孔子之道在六

十百年之後善言予不易此氣樂永福澤之

年世之力大滔纘讀遭之文人而得顯於數

古之人續學者書藏名山而傳後世者往往彈

王闔齋先生於往古書序 李廉 嘉慶八年辛

先生 諱言論會寧

隋王簡齋先生為牖以四名本編古之學
亦詳矣是六經未顯而渾淪顯而乃渾也故
資求其說濟義理淵深造乎聖賢之旨者蓋
詁之旨盛又率亂繙覆叢以為語言文字之
著古斯之難也造乎後世入知宗經而自踣
興而後大顯於天下蓋說理若斯之久而未
年主不聞宗孔學不聞說經散佚在元至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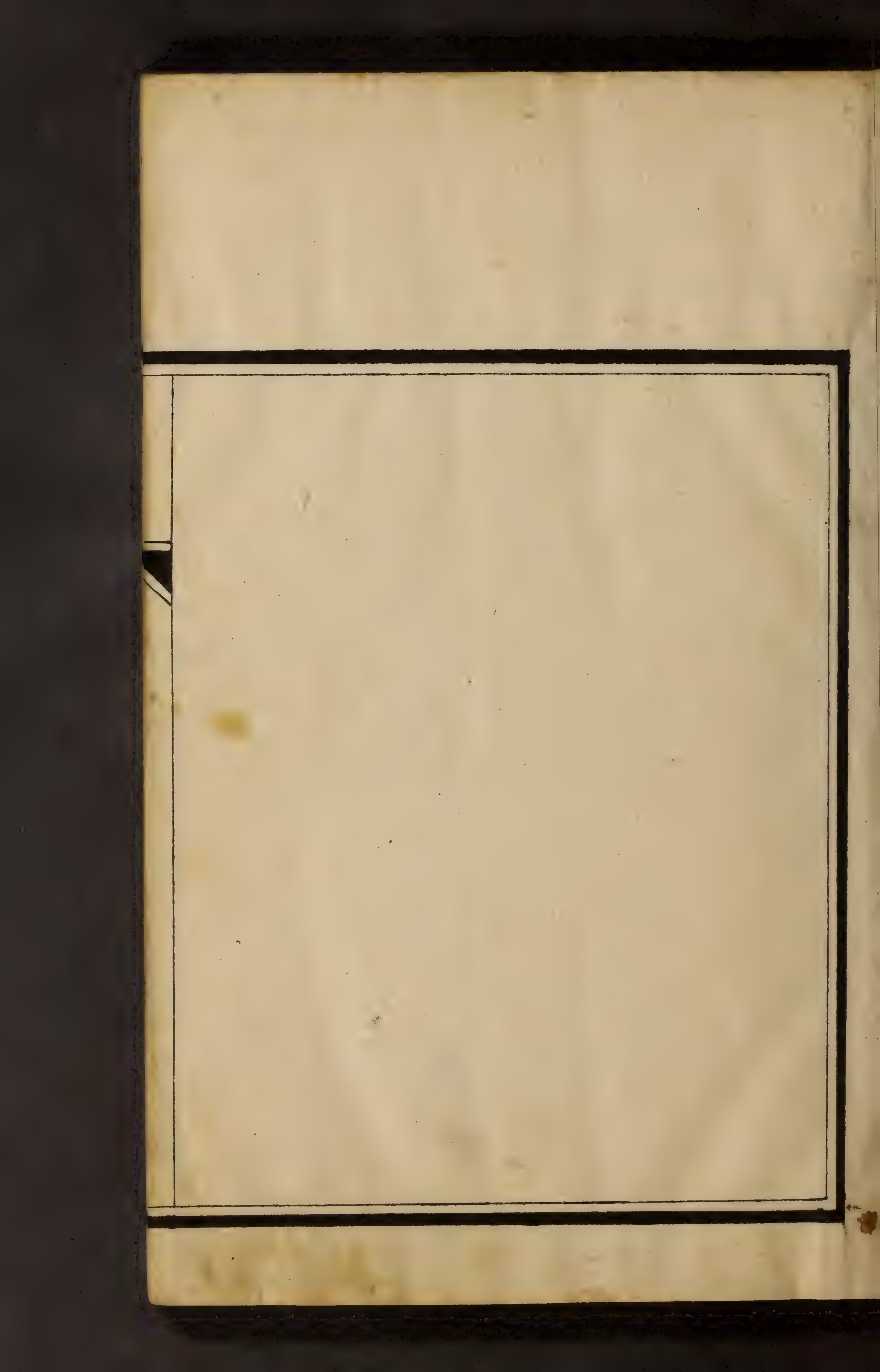
年士不聞宗孔學不聞談經散佚屯厄至漢興而後大顯於天下蓋沈埋若斯之久而表著若斯之難也迨乎後世人知宗經而自帖括之習盛又卒剽竊竄襲以為語言文字之資求其沈潛義理淵然造乎聖賢之旨者蓋亦鮮矣是六經未顯而湮既顯而仍湮也枝陽王簡齋先生為隴以西名孝廉嗜古力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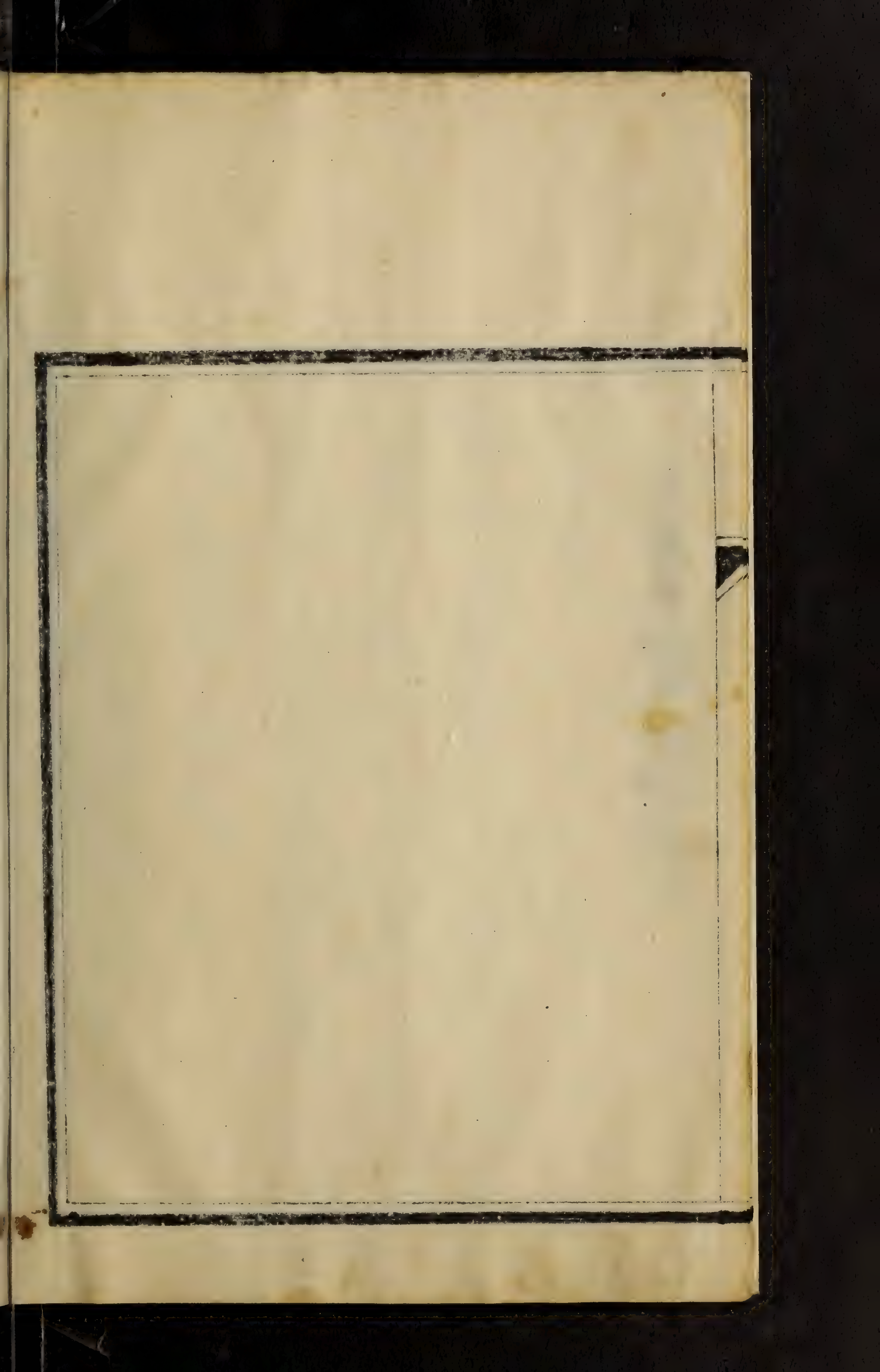
寒暑矻矻自四子六經三傳性理小學國語國策及秦漢以來諸家文字無不詳加批點顧以無力付刻久塵家櫥子孫守之至咸豐壬子邑人士追念宗風釀貲授梓將自尚書始其曾孫寶淦不遠數百里攜其手抄書來示余並屬為序余受而讀之見其抉擇先儒考据典實以及句讀文法之細無不條分縷

析朗若列眉嗚呼先生之學何精醇若此所云沈潛義理淵然造乎聖賢之旨非歟而吾獨念先生距今已五六十年矣家學之遠及門之盛秦雍間類知之至其根柢盤深著作閎富足以信今而傳後者談者希及豈非以花葉易見而本實難窺歟然至寶晦顯亦自有時魯宅壁存頴川口授書所由來已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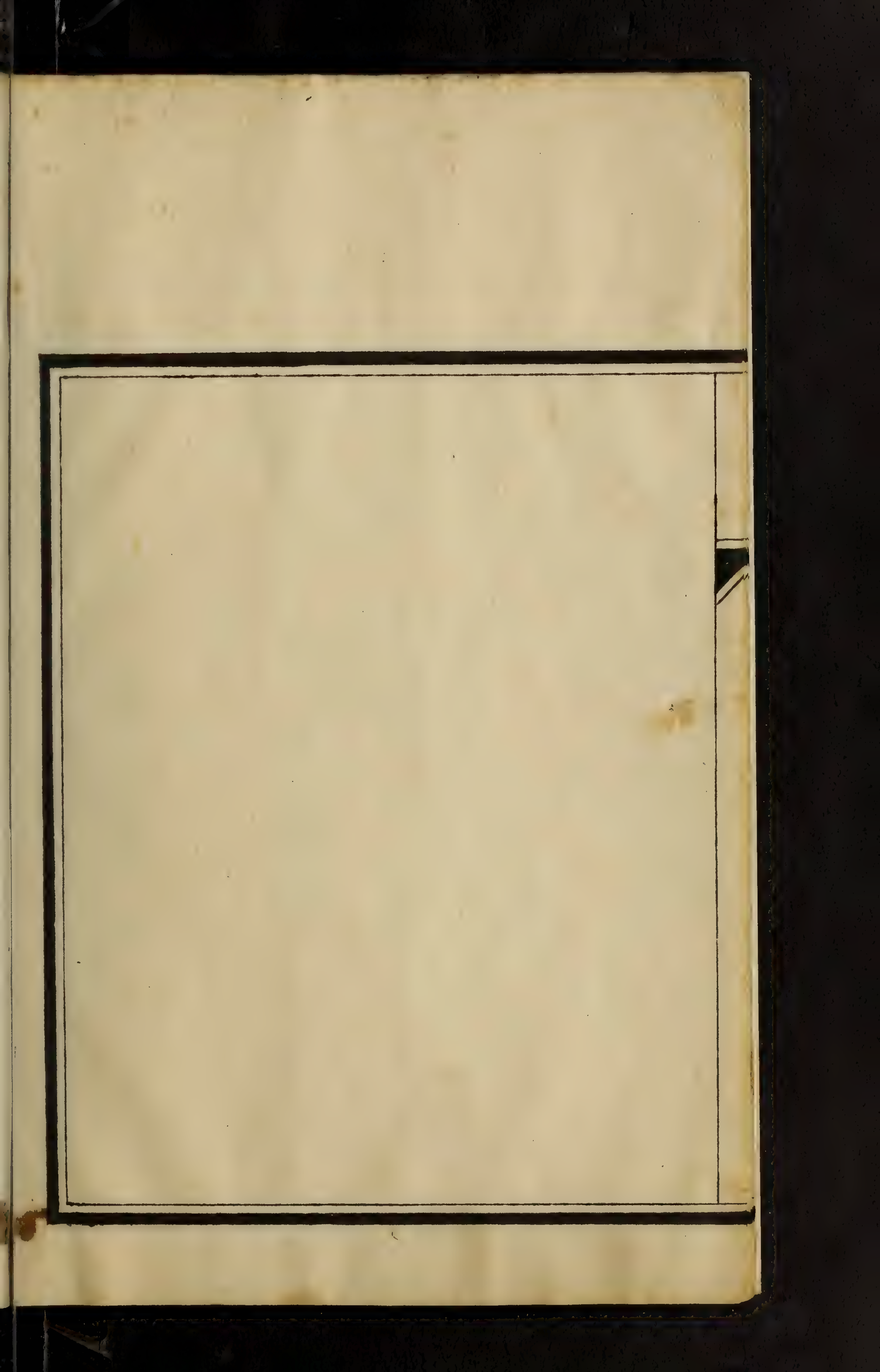
矣又何怪乎先生之書之晚出哉而湮之既
久發之彌光他日彙所有書刊行海內皆以
是為造端矣寶淦篤學未遇余攬其所手抄
歎其用心之精密孝思之篤摯而枝陽人士
之好義且崇尚夫實學也悉於是乎在因並
書以授之
咸豐二年歲在壬子夏四月望前二日平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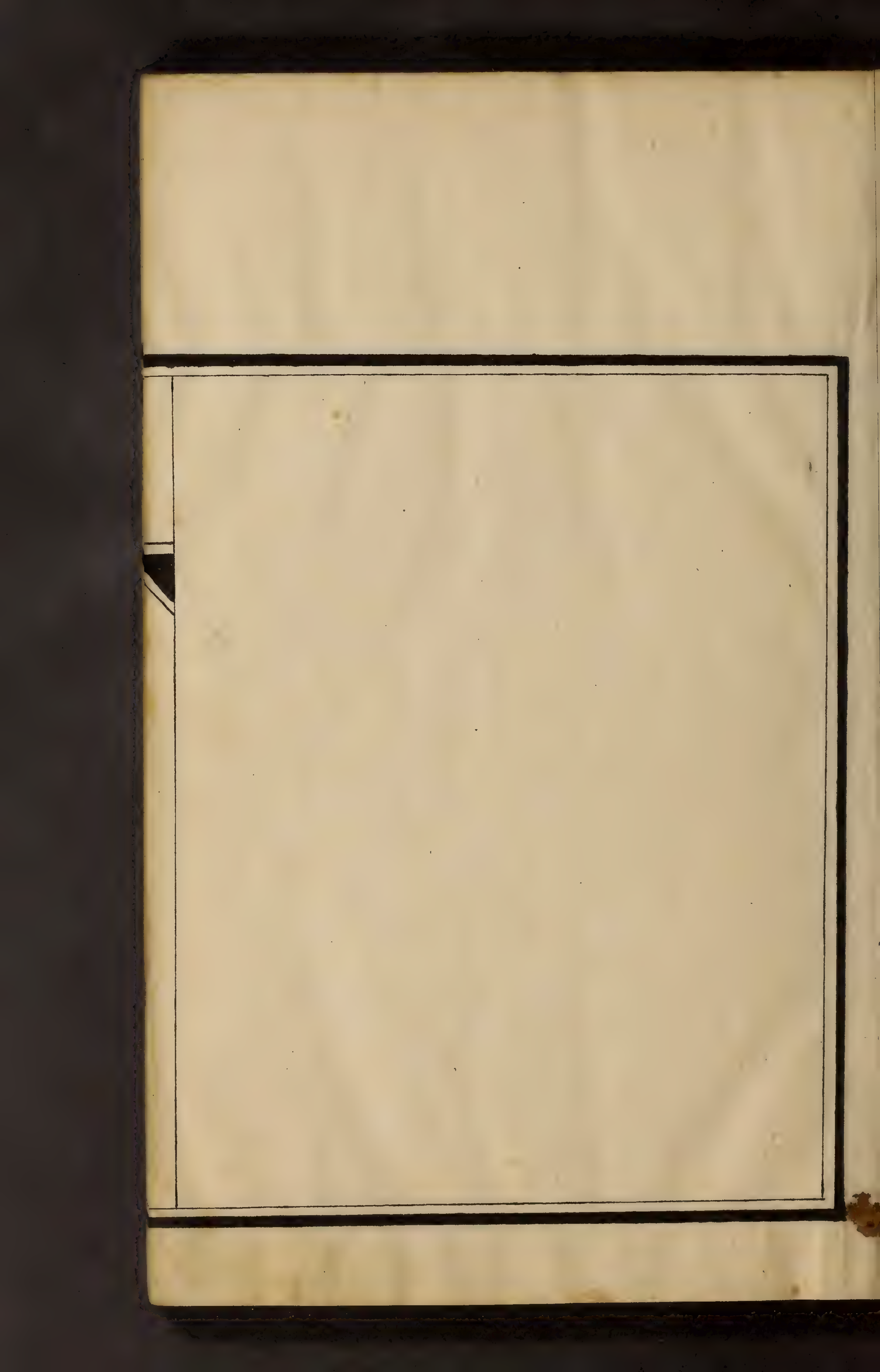
後學雪橋牛樹梅謹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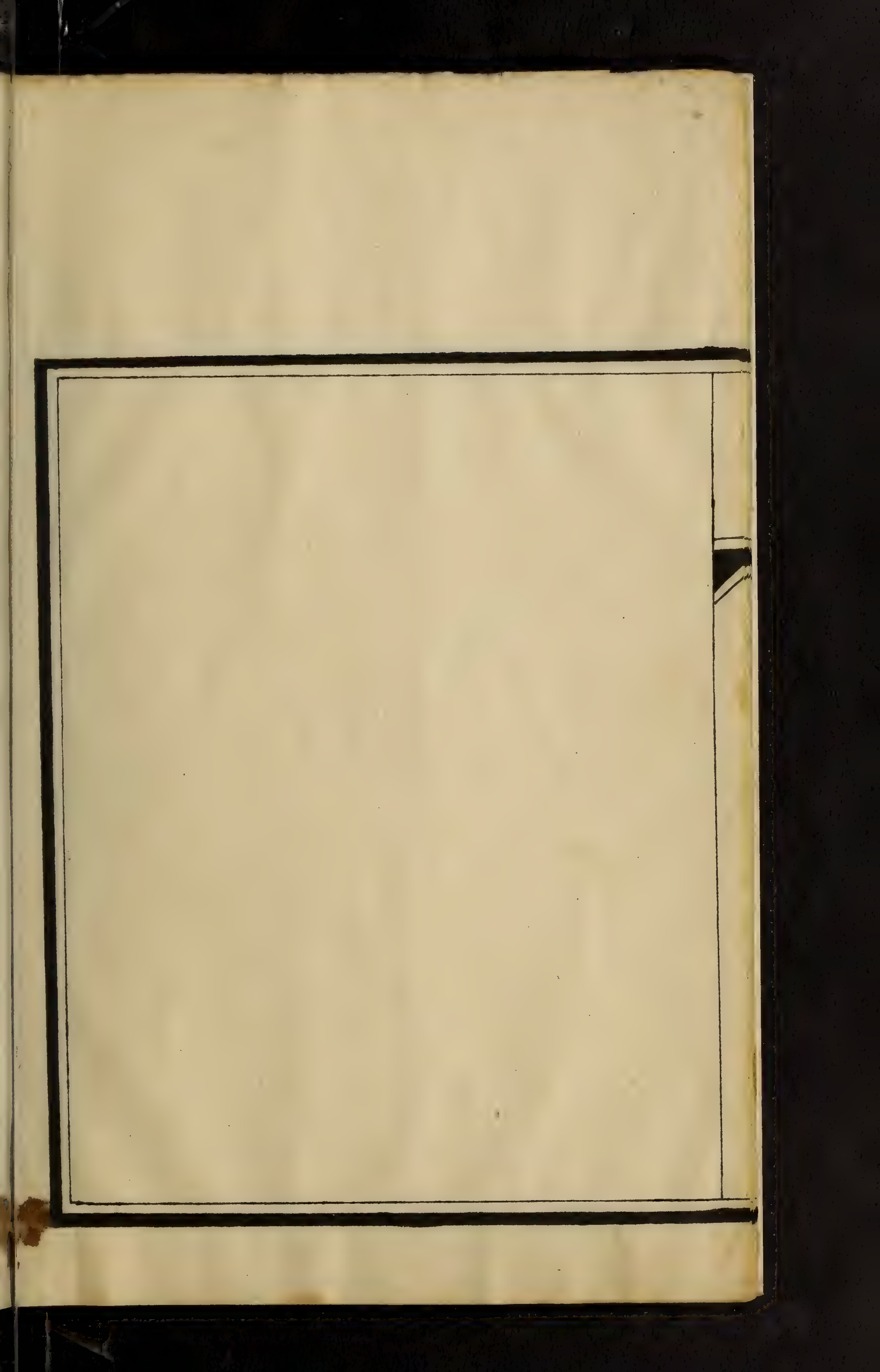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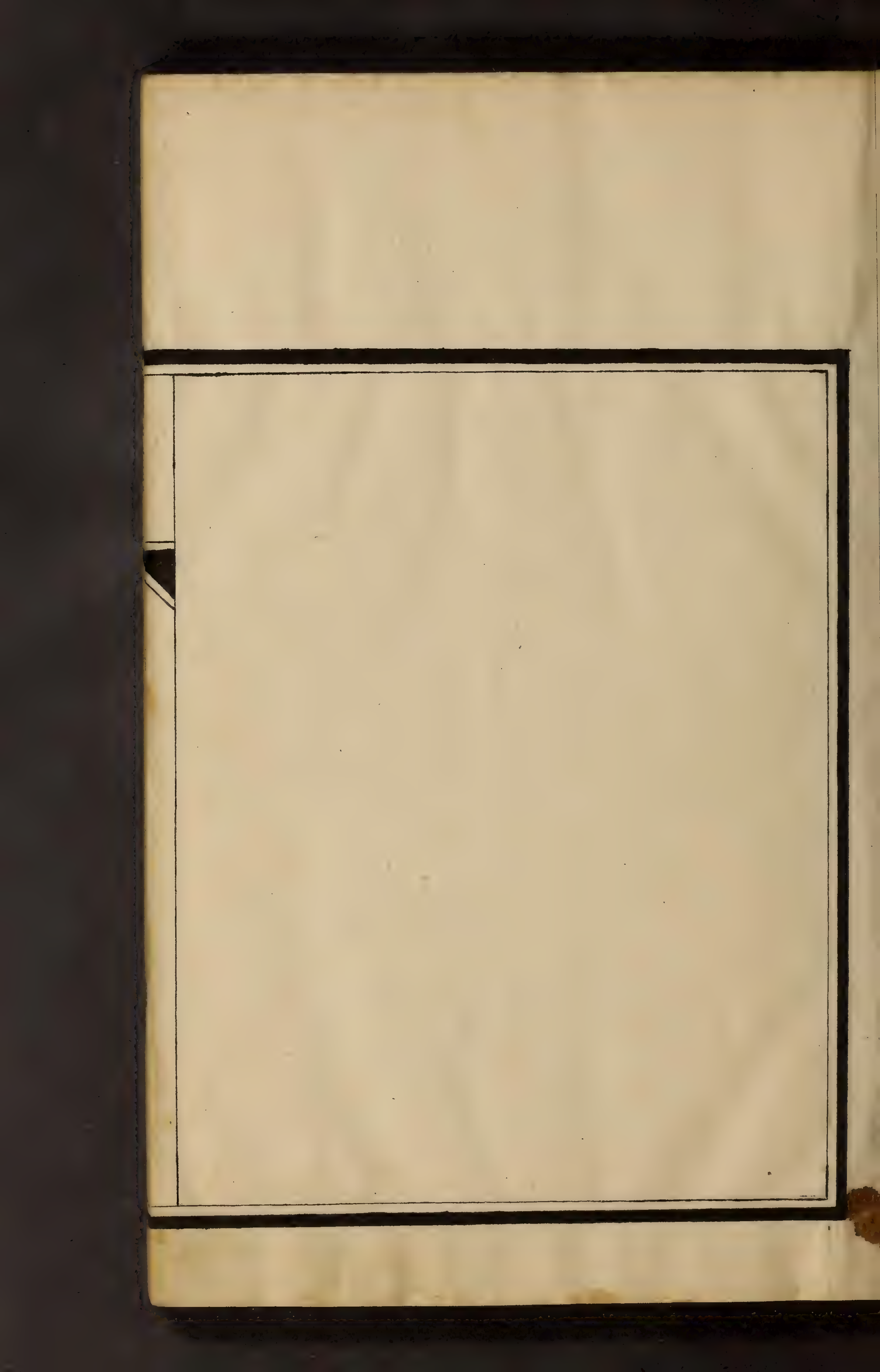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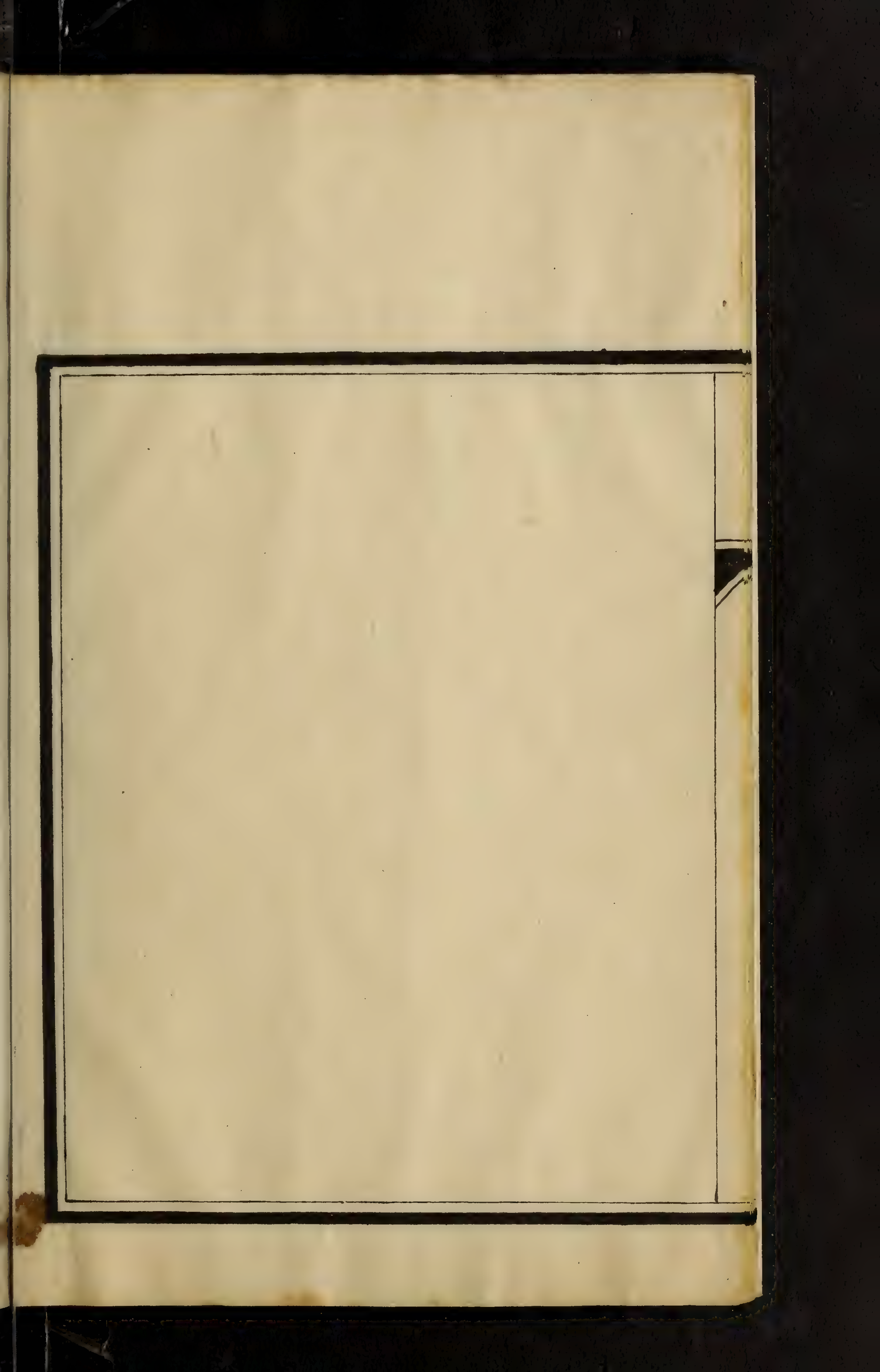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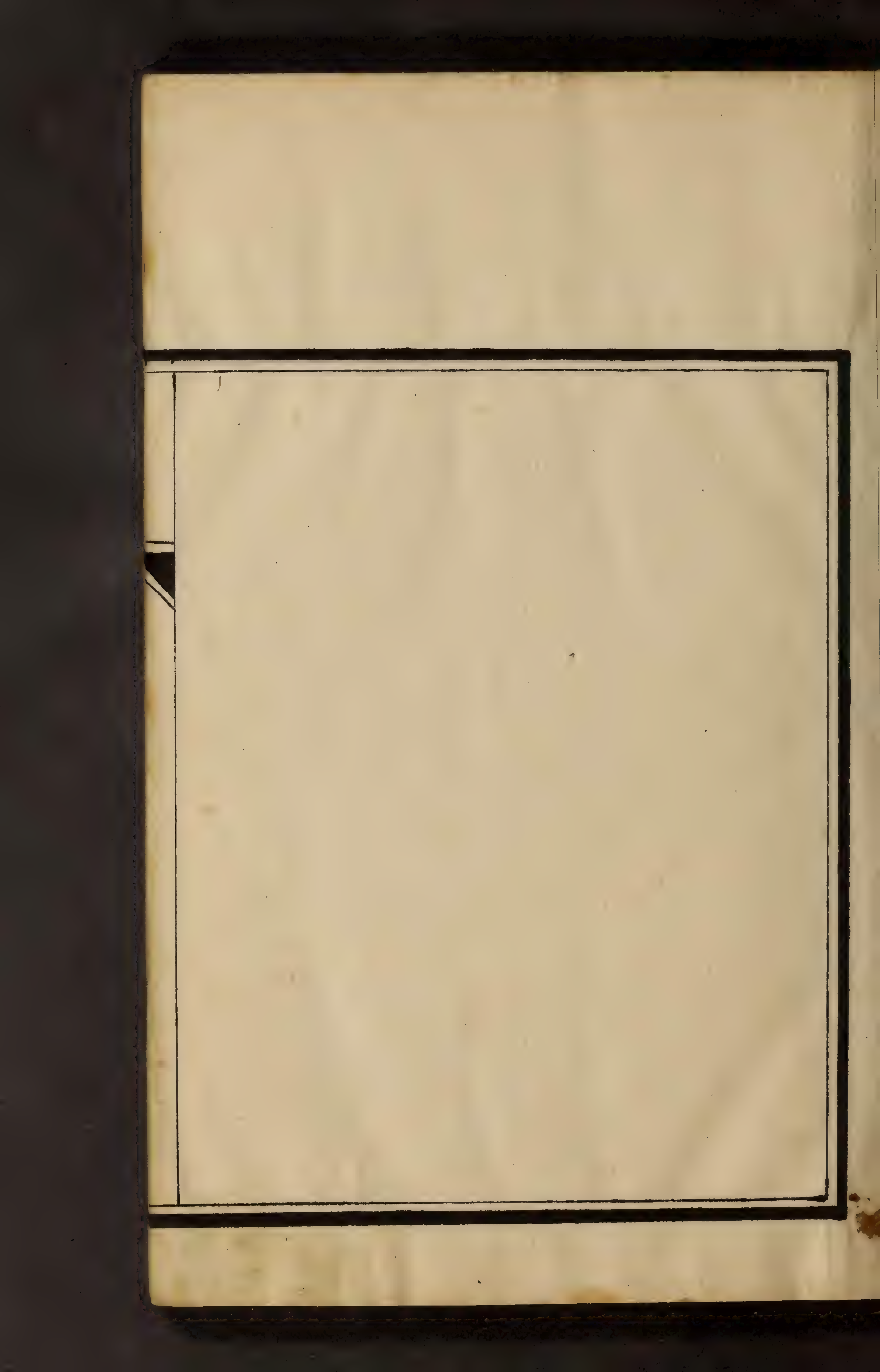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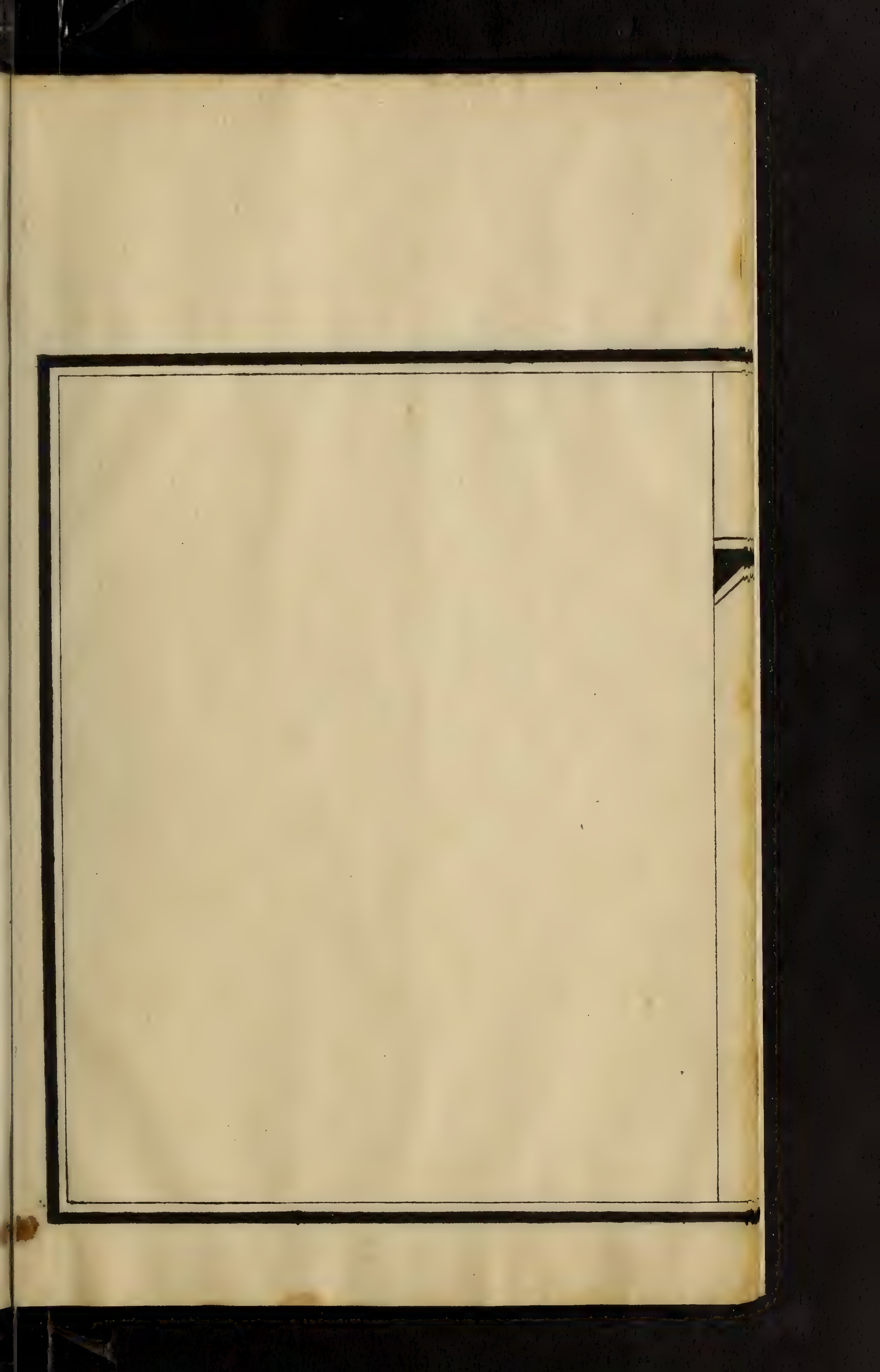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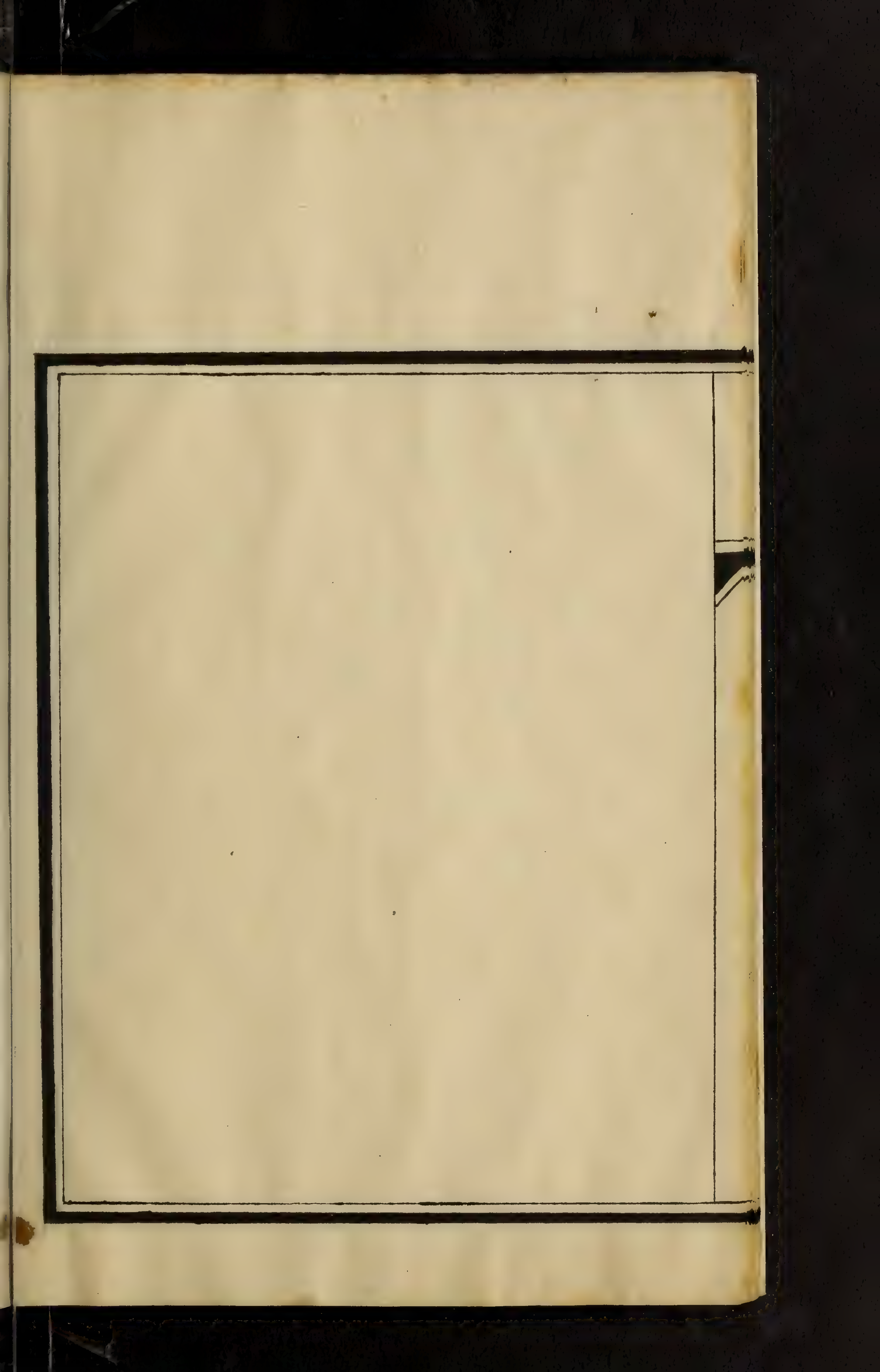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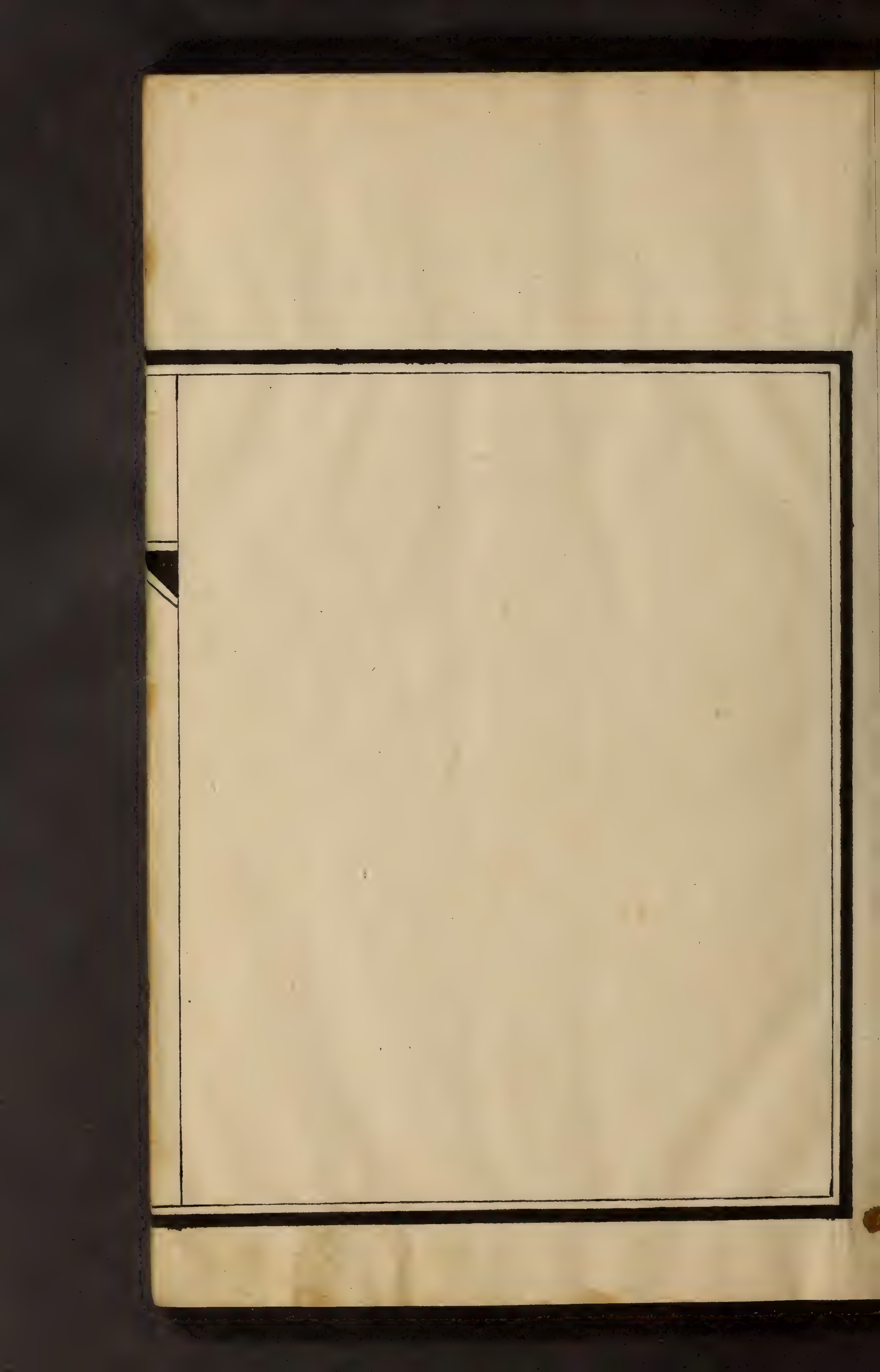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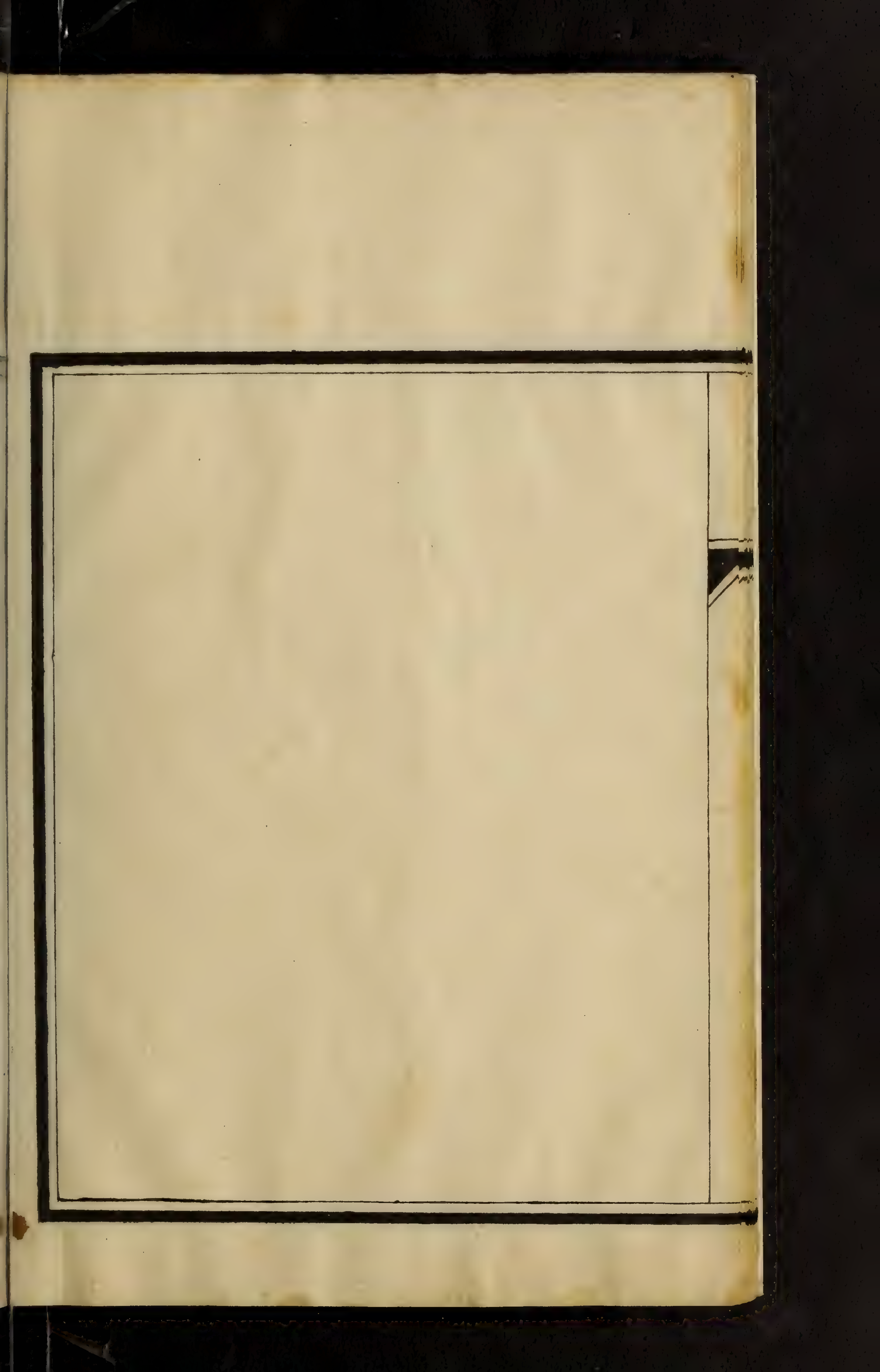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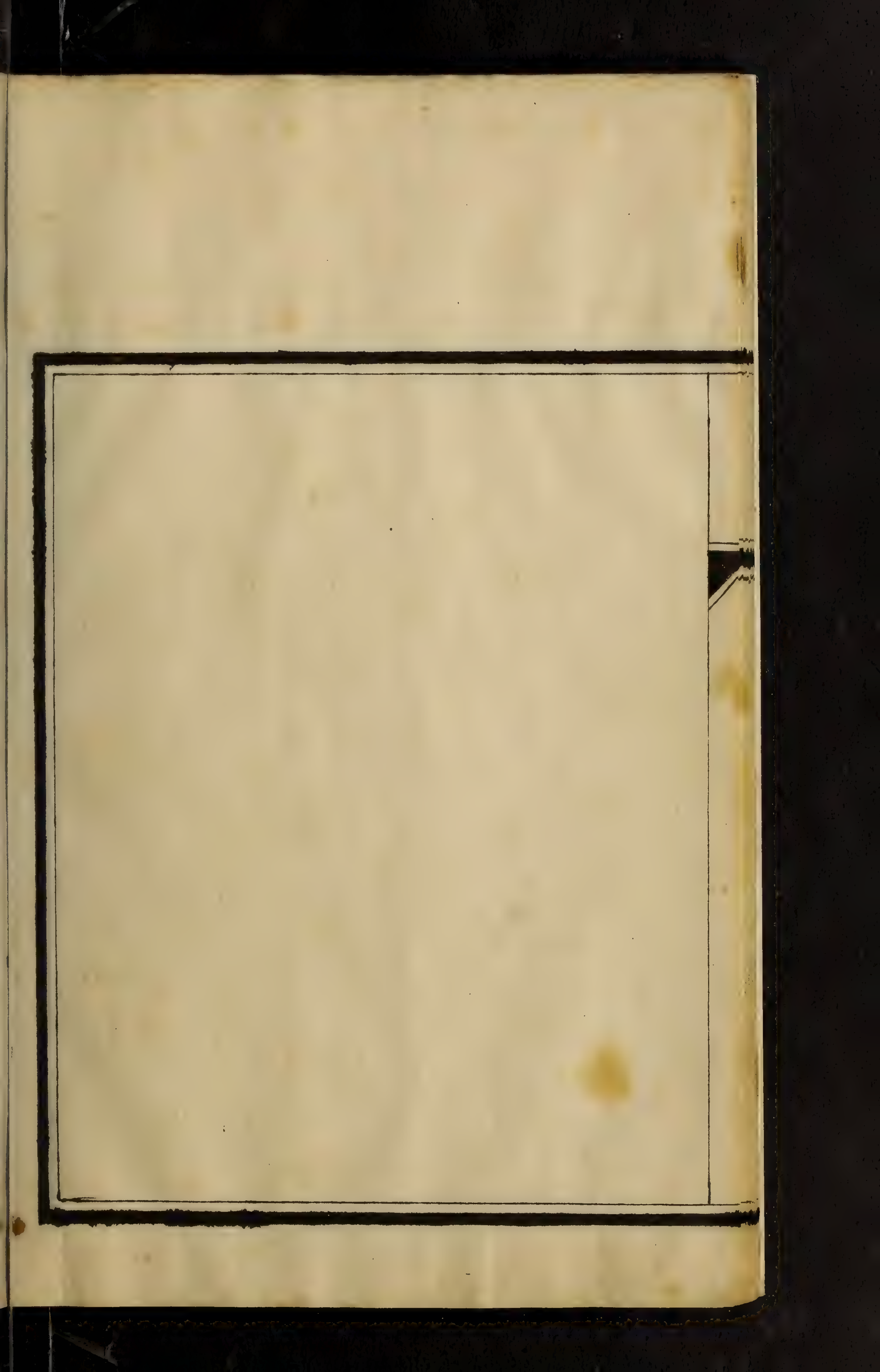












朱子曰。尚書初讀甚難。後來熟讀。見得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已。又曰。䌷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橫渠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格物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合下便大。堯典克明峻德一節。展開是大不小。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的天。方見得恁地。

書經集傳序

書曰尚書尚上也書如也舒也如其意而舒之爲書也

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冬先生文公令平聲沈作書集傳去聲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堯舜三王禹湯文武治平聲澄之反鄒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令二聲並音以矯其弊平聲

程去華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臣儆君耳。禹臯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不憚費辭矣。甘之戰以天子敵一強侯。前此未聞也。湯伐夏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歷歷陳布。惟恐已心不明。紂惡不白。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未聞也。太甲悔悟。尹遂

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聲下同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

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集。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留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盤庚圮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讙譁。至勤三篇訓誥。而僅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幸而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一

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所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

甚服而一甚學也。精一執中。無偏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一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汙。風俗有厚薄。因應如此。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董氏曰。一書之中。明新修齊治平之目。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齊天運有義和之歷。定地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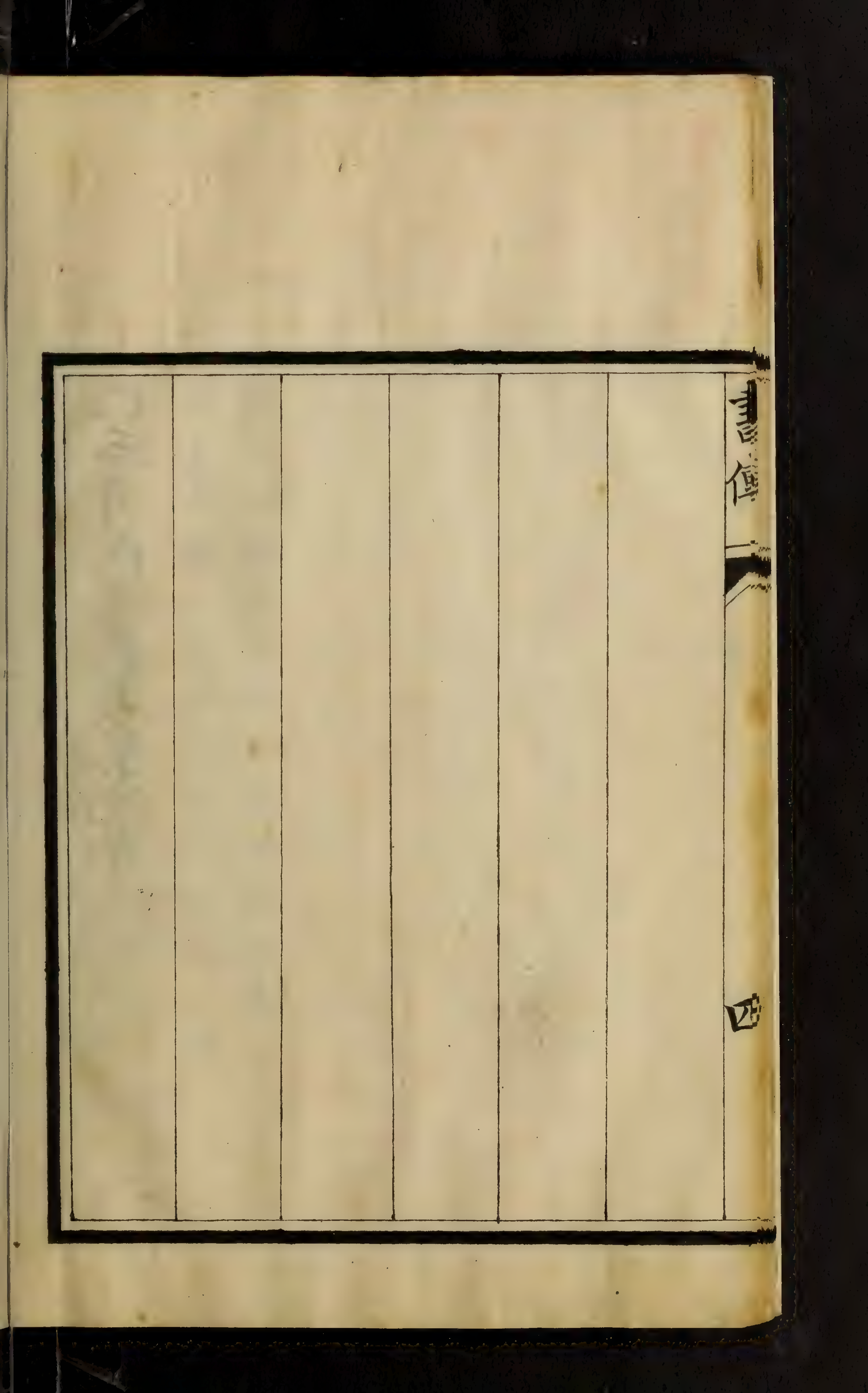
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音捨）是書何以哉沈自

禹貢之篇。正官僚。有周官之制。度修已任人。有無逸立政諸篇。煨燼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敎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帝王規模事業。盡在

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音中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去聲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反識音志別彼列反。四代虞夏商周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

三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音現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聲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反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果五古纂二反通古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亦寧宗年號己

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沈俗作沉非沈音澄沈字仲默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峰先生


書傳 二
四

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伏生名勝、爲秦博士、會禁書、生壁藏之、後生書求、多亡失、以所得教授齊魯間、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艱於言語、不可曉、使其女傳錯、齊語異穎川、錯所不知、十凡二三、略以意會、受二十八篇、武帝時、增秦誓爲二十九篇、以今文隸傳寫、曰今文尚書、惠帝時、魯恭王壞孔

書經讀本篇目

第一卷

虞書

黃帝

玄囂 蟜極 帝嚳高辛（顓頊崩立） 堯（帝摯崩立） 摯（帝嚳崩立） 契 稷

昌意 帝顓頊高陽（黃帝崩立） 窮蟬 鯀 敬康 句望 橋牛 瞽瞍 舜（堯崩立）

堯典 伏生合舜典爲一篇

舜典 分伏生堯典後半又篇首增六句二十八字又梅賾所未備也

大禹謨 伏生所無孔書

皋陶謨 伏生合益稷爲一篇

益稷 分伏生皋陶後半

子宅得壁中所藏皆蝌蚪書是曰古文尚書然孔壁真古文不傳後有張霸偽作古文不行于漢漢所治惟伏生書二十九篇而已至東晉時梅賾奏上漢孔安國傳註尚書比伏生多二十五篇凡傳記所引書語皆收入又析伏生書為三十三篇并序為五十九篇以為真孔壁古文行於世以孔壁蝌蚪文故曰古文而孔氏書至東晋始出皆隸書唐天寶三年詔衛包改古

第二卷

夏書 黄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舜崩立

禹貢 伏生書

甘誓 伏生書

五子之歌 伏生所無孔書

胤征 伏生所無孔書

第三卷

商書 黄帝 玄囂 蟜極 帝嚳 契 昭明 相土 十三世至成湯

文從今文今所傳乃天寶定本也

說命中 孔書　　說命下 孔書

高宗肜日 伏生書　　西伯戡黎 伏生書

微子 伏生書

第四卷

周書 黃帝

玄囂 蟜極 帝嚳 稷 不窋 公劉 孫不窋 慶節

皇僕 四世至 高圉 亞圉 二世至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泰誓上 孔書　　泰誓中 孔書

第五卷

周書

召誥 伏生書　洛誥 伏生書

多士 伏生書　無逸 伏生書

君奭 伏生書　蔡仲之命 孔書

多方 伏生書　立政 伏生書

第六卷

周書

周官 孔書　君陳 孔書

顧命 伏生合并康王之誥爲一篇　康王之誥 孔書分顧命後半

畢命 孔書　君牙 孔書

冏命 孔書　呂刑 伏生書

文侯之命 伏生書

費誓 伏生書

秦誓 伏生書

呂東萊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書經讀本卷之一　蔡沈集傳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

真西山曰。欽恭二字。聖學之昉。上古無文。文自此篇始。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一一皆備。欽字是心法。欽明至下節是道法。乃命七節是治法。

文皆

大學引書曰帝典孟子引二十八載之文曰堯典可知古無舜典

有。

提筆。體嚴重而神縹緲。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

欽字綱領。一句心。

疊字之祖。串下。一句身。

實叙。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

也安安無所勉强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强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强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

大學中庸。九經之祖。
。自欽明至此。四十八字。自內而外。自總而分。次第秩然。虛實相生。意脉貫穿。不可名言。
上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有次序。

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克明俊德（修身）（承上貫下）以親九族（齊家）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治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平天下）黎民於變時雍

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

天左旋。日月星辰亦左旋。天只是混然之氣。無體也。以日月星辰為體。無象也。以日月星辰為象。

嵎夷即朝鮮地。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

放勳。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先總序）（先天而天弗違）（曆象之法。以日為主。日正。則其他皆可推。）

者也。（後天而奉天時。）

昊。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朱子曰。即下四人。）（或云有羲伯和伯。作六人。未必是。）（天文書。非曆日也。）（火氣之精）（水氣之精）（亦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五行之精氣）（次分序）（字法）（字法帝）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

朱子曰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影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

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恒星當午自人視之為天之中故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四字精核簡勁以象言）

嵎音隅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卽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谷者日所行之道非真有谷而出入也）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

不見星。故於初昏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真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考中星。此歷家之要務也。

申時行曰。敬致與寅賓寅餞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之晷。測候之所。又在於南方。而不同於出入之處。

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昏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摠舉七宿春分之昏朱鳥七宿皆得見也）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昌之東首西尾東星為星鳥末為鶉首巳為鶉尾是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以次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

故於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同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所謂敬致也。瀋士遴曰夏至午時。立八尺表。表下橫置尺五之土圭。同日行至中天去極六十七度強夏至之午景與土圭相齊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

三時皆言曰。惟秋言夜。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言納日。即以夜言之。

方交趾之地（即交州今安南國）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有土圭測日影之法）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舉中則七星可知仲夏初昏東方七宿皆得見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字法奇。）（以星言。）

毨蘇典反。西。謂西極之

潘士遴曰、四方之職互文見意。宅西則嵎夷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

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

元武之中星七星秋分之日昏時並見

以星言。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隩於到反

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之為龍虎玄武可知夏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元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以上地利天文政事時令民物禹貢月令天官書如許鋪張只以四節該之奇絕

氄而隴反。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賛化育者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西方七宿昴為中故昴為白虎之中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

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

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

總收。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

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為歲。朔數周。則為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於十二月之中。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王肅曰。斗之所建。是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熈。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曁。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熈。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十七字括盡曆法。補朔虛。重。串。中数曰歲朔数曰年。亟四時曰朞。四分則四箇二百三十五分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一度九百四十分分為。一日細數。即四分日之一。

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為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秒。朱子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以九百四十為一日之法除五千九百八十八，得六箇九百四十為六日也。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餘三百四十八分也。全日三百四十八并餘分之積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即上除不盡之數，計四時令三十四分三分分之二也。）。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歷家設此為常額，多於此為盈，少於此為虛。）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氣盈者，二十四氣也。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朔虛者，十二月之朔也。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將日行所多合月行所少，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二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

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

姚舜牧曰。堯舜為治。

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此下至鯀績。

須看一若字。合下三節。可見為天下得人難。可見急親賢。

姚舜牧曰。小人欲自見於天下。曷嘗不小心供職。微著其功。惟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任以大事。必至傾覆耳。

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柔惡。奇語。

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仕限反。○采。事。

陳經曰聖人觀人觀其心術不觀其才朱也共工也鯀也其才豈無所長惟心術不正適足為爲惡之資耳

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總治之職

分治之職

儘可省字偏不省想見憂勞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

總在外諸侯之官

劉　惡

潘士遴曰异舉也哉字有不得已意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

曰載○

用弗成○湯音傷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圮部鄙反异音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岳曰○四岳之獨

言也。异。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帝曰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十六歲為天子在位七十載時年八十六）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特筆。）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奇。）曰虞舜（五字三折。）帝曰俞（奇。）予聞如何岳曰瞽子（舉之以家庭）

伏生所傳欽哉下、直接慎徽五典云云、而後人增二十八字、分為舜典。今按文脈、欽哉句結構不住。蓋篇首曰若稽古句冒起、至於變時雍結帝德、乃命羲和下、詳帝治之節目、至定時成歲一結。疇咨求賢、至九載一結。朕在位下、巽位至汝陟帝位一結。嬪虞巽位而先試之也、至受終文祖一結。此下攝位行事、雖舜事、皆堯事。至遏密八音、方畢堯紀帝曰欽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觀之亦以家庭。

今山西解州安邑縣。

嬀俱爲反。汭如稅反。嬪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

哉。尚未結巽位一段。如何結堯典一篇。具其文勢。羲和五段。整筆敘事。紀意不紀言。簡鍊精奧。下變散筆紀言。疏宕清越。文勢浩浩。趨注至格汝舜一段方馳。何得於欽哉句橫截也。

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

水名。在今河中府（今平陽府）河東縣（今蒲州）。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

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

再見曰重不二曰協

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云允塞即誠也堯典先言德乃言光被二句蓋言堯有如是之德乃有如是之輝光也此先言重華協帝乃言濬哲云云蓋言有如是之輝光以其有如是之德也是一順一逆文法

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字法鮮妍總是齊梁間手筆

存於內為 分 發於 外形於外為 根於內則 外則 指下節司徒等位

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

分之是八合之則四

二典合一。方見兩朝之治。揖讓異於征誅。欽哉直接慎徽慎即欽。五典百揆正試之之實也。我其試哉紀言也。女于時四句紀事也。慎徽八句紀事也。格汝舜紀言也。舜讓于德又紀事。錯綜簡鍊。古文紀載之法。皆祖此。照前板分若稽一段。便是後人手筆。伏生所傳。真古文也。

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慎試之以教萬民之事。有當五品有當曰五典教之如皆曰五教。入處其位曰納。試之以總百官之事。總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在內百官者。試之以臨諸侯之事。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

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

直接我其試哉來

帝曰格汝舜詢謀汝所行歷試之事以考汝之前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

論語堯曰二十二字當在此

遥應巽位

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

天官書天文志。九字盡之。故序事以書爲法。

自此至咸服。禮樂法度。皆以堯命爲之。

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

每月皆有朔。此是正月之朔。故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

經天

不及辰者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無遲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速順逆之殊。故略。

璿音旋。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察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

此天文志乃蔡邕作非諸史之志也邵子曰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歷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絶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

此度是自東數向西去直排定者如機上數經絲也

此下數句論度數直至冬至去極一百十五度皆是自北數向南去橫布定者如機上數緯絲也按渾天家見天體圓如彈

凡南北東西縱橫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闊狹之限橫布於天以記二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所隔廣狹多寡之數是以渾天說中所論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讀者宜別之

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

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名地平環此地面四方之象也）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名天經環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皆是自北數向南去之度）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名天緯環上下與天經相銜東西與地平相銜此）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皆是自西數向東去之度）以平分天腹（天腹赤道之象也）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制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銜附黃赤二環以轉動）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

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制如天綸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對）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銜）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銷定黃赤二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在內而又小）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直距者銅板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望筒即玉衡也）要中之小軸使衡

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禋音因。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

相、音祖、近、音迎、寒暑一往一來。往則祖送之。來則迎這之也。這音彥。迎也。凡稱此箇爲者箇。俗多用此字則悞矣。鄭康成又讀相近爲禳祈。禳訓卻、祈訓求。

四岳領羣牧。羣牧領羣后。制也。不曰覲群后。而曰覲四岳羣牧。

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康成讀宗爲禜）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朝覲）（朱子曰、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揖遜而入。）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

明統也。不曰班瑞於岳牧。而曰班瑞於羣后。紀實也。

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

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為飾
直之
絀之
所以養人
蒲為席所以安人
方四寸斜刻之
州牧各監一州諸侯

孫月峰云巡狩一段嚴密無剩字錯落鏗鏘富有姿態

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來之　巡狩

此皆堯時所已備舜特協之同之修之而已所以大一統而國不異政品節之也

簡法

句變

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

其出告可知

宗長也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

守介死不失節

羣而不失類

候時而行

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九百常有餘月之三十日常不足故協之爲難并有餘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時月之朔由章會至於

陳祥道曰、五聲起於黃鍾。黃鍾爲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去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聲濁者大、聲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

以上五聲八音圖。

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動也、故其數九。

度起於黃鍾之長。

量起於黃鍾之龠。

陽聲之始、陽氣之

合者、取合并二龠之義。若十龠爲合、則一斛萬龠、而量過大矣。朱子亦作合龠爲合、蔡傳益誤於孔疏也。

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多寡有數輕重有權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仲呂黃鍾大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

〔衡權起於黃鍾之龠〕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祀邦國之鬼神〕凶〔哀邦國之憂〕軍〔同邦國〕賓〔親邦國〕嘉〔親萬民之婚姻〕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如簠簋籩豆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冠履之屬爲凶禮之器旗物鐸鐃之屬爲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爲賓禮之器琴瑟鐘鼓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

足。蕤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上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

以上六律六呂圖

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山海經作峋嶁山一名天柱山一名霍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在西安府華陰縣南）（東避漢文帝諱改常山在山西渾源州南二十里春東夏南順陽氣也秋西冬北順陰氣也一歲而周四岳）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

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

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

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數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

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五句綱領諸刑之總括。

恤字接流放等句警動。

宥音又。眚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

所謂肉刑也。

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以流放〕宥五刑者〔之法寬五刑〕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非人所致而至者〕若人有如此

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

憂念矜恤之恤非寬恤之恤

此節在歷試之初。史官因用刑而類記之。

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流放統謂之流。而流之中有輕重。以地善惡遠近爲差。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君之）**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攝位畢）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屏斥之）竄則驅逐禁錮之。（投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朱子曰。殛非殺也。殛死猶言貶死。）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恃險爲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在今澧州。三危。西（在沙州敦煌縣）

以上見臣道之勞。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

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名〕〔或云與禹貢三危爲二禹貢三危在大河之南〕〔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沂南一百里〕〔其行窮其好奇〕〔不開通之貌〕〔貪財〕〔貪食〕〔頑凶無儔匹〕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結堯案〕〔壽一百一十七歲〕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

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變文]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曰。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廣賢路。知人也。]
[二句達民隱。安民也。]

詢。謀。闢。開也。舜

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

先總後分　有戒慎恐懼之意非特去之而已蓋時無任人而心不可不存也　順其自然而道之　有教其不能者

急。親。賢。為。天下得人難。

王樵曰。治莫急於相。詢岳咨牧之後。即求百揆之人。次播穀。次敷教。次明刑。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萬世治天下之規。不出乎此。

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命官。）（爾雅曰。亮。左右也。有輔相之意。）（代父為崇伯。故曰伯禹。）（司空、）（行百揆事。）（天下賴后稷之功。故通稱其官。）

契音泄。陶音遥。○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

（時不忘此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當時紹堯致治。何用奮迅。然極治之）

九段看。他段。段段。變化。

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益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皋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

見書之嚴名分。

稷契皐陶夔龍皆未讓者命以舊職而讓非誠也以下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舊職也

位而稱帝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朱子曰阻飢不親不遜滑夏云云只是怕他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稷契皐陶之位皆無可遷但稱美其前功申敕之而已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情義乖離　串下　倫理紊亂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

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成周則禮樂合為一。而兵刑之官分為二。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耻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承禹讓來次臯陶於契後者刑以弼教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宄音軌○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共工放後始分其官而命之。

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概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情偽畢知〕。乃能使刑當〔輕重悉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曰。疇若予工〔因萬物自然之理體聖人制作之精〕。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謂可供此職非呼此官為共工〕〔而為之長〕。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殳音殊。斨千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于百工之事者。垂臣

上五節治人。此節治物。

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工拙不相蒙。勤惰不相冒。

看一予字。見聖人萬物一體。天涵地育氣象。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熊。回弓反。羆。班糜反。○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

此在烈山澤之後。

而爲之長

以虞名官者。以其能審度山澤而順治之也。

合下節與禮樂。

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

與命百揆同其重可知。

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

惟寅故直　惟直

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故清

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故戒以寅。猶勉以欽。丁寧至矣。

夔音逵。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

朱子曰、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閒一陰。此又是一箇小陰陽。閒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爲宮。便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

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亦承夷讓來。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四句德之中和。樂德也。

四句樂之中和。樂語也。

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

冑直又反。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

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

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冑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諷誦歌詠之間。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朱子曰。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大抵歌聲長而濁

變而生黃鍾之宮。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餘宮做此。朱子曰然。又曰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為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編磬十二枚。又有四

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者清聲。宮以上則太濁。羽以下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朱子曰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潘士遴曰相生之分釐絲毫以九為法。因三分損益而立。所以生十一律。蓋天地大數始於一而終於十。若通用全則變化不行。用九之法。聖心之妙算也。）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衆音和諧。）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各有條理。）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

帝曰。龍。朕堲讒（此即孔子遠佞人之旨。此節保治。）

清聲。故十六枚也。又曰。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詠者。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叠字散聲。以嘆發其趣。故曰。一唱三嘆。有遺音者。此也。元定以变宮变徵。未入調。以濟五音之不及。正緣宮徵之間。音節遠而難和。故以此二変收之。正所謂叠字散聲者。益如今之鼓琴瑟吹笛管者。必有襯字以扶助之。方成音律。

王樵曰。天降生民。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

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以納該出。以上該下。

堲疾力反。讒音慙。堲。疾。殄。絶也。殄行者。謂傷絶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托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周禮云。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註云。復。報白之義。逆。謂上書。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揔收。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

天所欲爲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

亦異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之養也。牖民孔易。天之教也。五福六極。天之刑賞也。禮。天之序也。樂。天之和也。山川分判。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

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益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汎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汎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

以上見君道之逸。可以觀乾知大始之義

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北如字又音佩○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

不肆亦不拘

詳其效

只是分別義

總結

在之

舊都者

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非不善之人也

舜初即位。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末總序一生始終。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蓋得聖賢之臣以共治。其無為可

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又總一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知陵反。○徵。名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

晉太康二年。盜發魏襄王墓

以想見。

孫月峰云、前半散。中有整。後半整中有散。

郝楚望云、唐虞首治。聖神際會。五臣同心。故合二帝為一典。如易首乾坤。臯陶謨亦合五臣為一謨。如六子之效乾坤。非若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也。孔書割裂。豈古史制作之意。

紀年。（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末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出揚子法言、四方也。）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今廣西梧州。）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在湖南永州。）九疑有舜塚云。

郝楚望云、虞書下尚有十一篇。則六十年闕文繁如此。夏十七王。四百六十年。止得書四篇。繁簡何不倫也。

金履祥曰二典虞書之經三謨猶二典之傳

重華有日月並明之義祗承則以坤承乾之象

文命起文德收

大禹謨

孔安國曰禹稱大大其功也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

伏生所傳五臣共一謨曰皋陶謨今分為兩篇曰益稷而更撰大禹謨典止曰堯貢止曰禹獨加大字何義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禹尚為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稱故曰古大禹

禹之文命即舜之文命

盛德精神自然翔洽

堯舜禹相傳只此一敬

命教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蘇

前節綱領

善言出於賢人。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故嘉言與賢異其文。孔子論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皆曰堯舜

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邪。**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

句句跟克艱。

猶病。可謂知堯之心。

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能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全體大用。串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

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

不言禍福。而言吉凶。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也。三百八十四爻。所教決擇趨避之意。惟曰吉凶悔吝。而未嘗一及禍福。亦此意。

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訣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一節之綱。）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

（三句一截修之身。）（四句一截修之朝。）（二句一截施之天下。）

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樂音洛咈符勿反○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令

不但政事紀綱一身之間動作飲食莫不有法

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揔承

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儆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已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

溝澮之導豬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穢有節穀之修也

耒

一節之主

洪範以相生為次此以相克為次乃天地自然之利聖人修之而已

此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

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子曰韶樂之本

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

水克火以烹飪火克金以煆冶金克木以成器是也

斲木為耜

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此木克土而生五穀是也

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

以上陳謨。發明克艱之旨。

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寓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聖人裁成輔相以贊盈虛消息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

串下。包六府三事在內。

六府本乎天。天地之藏其出不窮。三事行乎人。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天行健。天之不息也。聖德運而無息。聖人之不息也。帝德廣運。亦曰不息而已。自古帝王功業皆以不息而成。止此二字。足當帝位。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

聖心純亦不已。此倦於勤。非倦於道也。

耄莫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摠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

皐陶所學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刑亦德也。

怠。而揔率我衆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以勤事之勞。不若道化之厚。真聖人之心也。

茲字指皐陶。蘇眉山作存心

解。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

程子曰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臯陶之功使民復其所以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益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人知契之教不知臯陶之教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

簡寬以下無非一中。

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執至一之德以運萬幾守無為之中以宰百職。

心同天地羣生長育其中量若江河庶類泳游其內。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臣下以簡御衆民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後人善則歸君子之意。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

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悞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

無辜者無是罪也有罪而罰不當罪曰不辜

皐陶之刑。非徒刑也。乃德教也。四方鼓動於德教中。休孰加焉。

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字法。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

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能使人信於未成功之先。故功成於人已信之後。

臯陶雖有明刑弼教之功。而禹則有再造乾坤之力。天位之攝。不容舍禹而之臯也。

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大也

透闢俊爽大類近代語。

自賢曰矜。

自功曰伐。

指克勤八句。

指成允成功。

況總師乎。

洚水洪水也。蓋山崩水渾。下流壅塞。故其逝者輒復

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爲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

後節綱領。

朱子曰口鼻耳目四肢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隳未隳之間若無道心

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自道心而放之為人心。自人心而收之為道心。天理人欲交界毫髮是在。天理則明天理在人欲則昏去人欲嘗愛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論甚好。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

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勿聽勿庸。亦是用功精一。守護此中處。

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豈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于古先哲王。而敷奏獻納。之言勿聽。弗詢于卿士庶人。而揆度賞罰。較量賢否。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

合堯曰篇觀之可以見三聖人心法之同。

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句法。

也。

妙語中也者正人心之可願

語工。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

真德秀曰六經言鬼神始此。

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乃籌之名言人人而卜之也）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以上紀述授受之辭。以終舜之始末。

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歷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令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體元居正。與受終有別。

簡法。

總括璿璣玉衡以下諸事。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

林之奇曰有會必有誓唐虞已然而禮記則有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

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

道者天下之正路背之故言反
德者固有之實理失之故言敗

王、交質不及五伯、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則禮記穀梁漢時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真德秀曰、道德二字並言、始此。

○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蠢尺尹反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

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三旬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字法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

以上攝位後事。

王樵曰、禹謨一篇義理宏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云若禹皋陶則見而知者此也。六府三事禹發自得之學、初陳於帝、後叙為

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句法

屆音介旻音民諴音咸慝惕德反矧音哂羽王遇反○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屆○至也○是時○益○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

疇。箕子傳之以授武王。至矣哉。

妙。無遠不至。益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
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一名歷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南三十里
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益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者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

也誠感物曰誠益文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釋言曰纛翳也郭璞曰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楊時曰古者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

彭勗曰、此章綱領在迪德知人安民。而迪德為本。謨主開陳。弼主匡正。謨弼屬臣。明諧屬君。敬者。迪德之要。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九族庶明之　推之天下之　修身

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如此也皋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

虛含知仁

謂有事而獻謀則能洞悉其旨而無疑

有違而獻規則能諧合其言而無忤

美禹之問

大學修齊治平中庸三德五達道九經本此

悠久不息

篤恩義正倫理

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愼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亮工亮采之人）邇近玆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

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與典主（陳第曰史固有詞同而實異者若作稽古皐陶下叙其德如堯舜禹之例亦無不可但皐陶未有言禹曰俞又誰然乎）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

知人安民。千古致治。盡此四字。二者建德修身之全功。

天下。非盡皋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美已之言以動帝聽。）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堯其難之知人則哲（知人所以難。）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安民所以難。）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叠字之祖。即靜言庸違。即象恭。）

皋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所謂德也。自修身而推之者也。）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嘆知人安民之未易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

薛瑄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而以一敬貫徹其中

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亦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為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

行者可見之迹也

九德分得細密。九德只是好的氣質。然兩件湊合。方成一德。凡十八種。此教人變化氣質處。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

以此自修。以此求人。

一層。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兩層。禹曰何。皐陶曰。三層。疊九而字。寬（度量寬宏）而栗（莊敬謹嚴）。柔（性和）而立（行）。愿（者遲鈍易）而恭（外貌失於儀則）。亂（者輕物內失於心易）而敬（心則）。擾（事理順）而毅。四層。直而溫。簡（有分辨）而廉（性）。剛而塞（志）。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

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如言人孝。須言常見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孝。

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

只一敬有加無已之意

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概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兼收並

三德六德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翕合而受之布而用之於職事之間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以義理則同道相益）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以國事則同心共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夏僎曰自聯事言曰百僚自治事言曰百工）撫順也五辰四時也（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為人用矣）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成也

無教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有邦兢兢（敬而又敬）業業（惧而又惧）一日二日

以上迪知之德。

金履祥曰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歸安民之端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顯設之間實在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皋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

無與毋通禁

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句法）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

（一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必）

（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

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

周官司服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公袞冕衣五章。裳四章。侯伯鷩冕衣三章。裳四章。無龍與山也。子男毳冕衣三章。宗彝藻米。裳二章。黼黻。無龍山蟲火也。孫絺

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理自然之倫）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理自然之品）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四句道德。是整齊在我。調法鏗鏘翔舞。是托始在我。五。言君臣上下一於敬乃典禮之根源。不然則虛文矣。四句政事。與上段道德分對。不息則久。）

衷音中。敍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敍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

（秩是那天敍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以下。又如天子八佾以下。皆是有這箇敍便有他這箇自然之秩。是自然的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敍。有整飭之意。）

冕。刺粉米於衣。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黼黻而已。大夫元冕。衣無文。裳一章。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五服同用冕。其旒數則異。○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

跟定典禮命討。
真德秀曰。隆古君臣。

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朱子曰。衷即是中。

各得其正則發必中節。而於天理之自然者皆無所乖沴。是以和衷也。

天聰明

聽其言視其行。

講明治道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敬

金履祥曰前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此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以上廸仁之德

孫繼有曰賢才之進退生民之休戚所係於君德者甚大人不

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以天子作主）（鑒其德禍其淫）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如明明揚側陋之明）（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威）（以已然見成者言）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

可一日不知。民不可一日不安。故日以此贊帝行之。期於成治而已。

王樵曰。皐陶之見而知者。於此謨求之。

此謨前後總而中分。

謙言未知其底績與否。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日所助非一事也。以未然待贊者言。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觀於謨而知。皐陶之學之粹。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數十言耳。禹之治水、在此。益稷契之政教、亦在此。

與臯陶言一致。二

歷舉其功者、以艱難之念。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

謨宜其合為一也。

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難保也。不然、何以謂之不矜不伐。又何以謂之昌言哉。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不獨有其功。所以為不矜不伐也。

其初救民之權宜。

除天下之害。先大而後小。

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興天下之利。先本而後末。

其中民食之兼舉。

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

其末民食之皆足。

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音茲 墊

都念反眣古泣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答問者○益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

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
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
益水湧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
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
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
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
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
（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濬畎得入川也。）
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
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
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
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
（言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也。）
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

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止以理言。安以心言。王樵曰禹曰安汝止。伊尹

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閒。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遷有以之無。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如近水者居魚鱉。近山者居果實。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

寂然不動。安其止也。因物付物。亦安其止也。

此句內得其養。下句外得其養。

心有非幾。則格其非。事有未當。則正厥事。

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易曰艮其止。孔門知止。此聖學相承之微旨也。

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思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

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猶言當求箇安穩處。）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以分言 以情言）（臣謹其分也臣而鄰嚴不至於苛。鄰忘其分也鄰而臣和不至於流。）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言臣當親近而助我也。）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也。）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一段教）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孫月峯云排段極駢儷之妙此下接以散文轉覺有態大抵一方必一員寧可全員不可全方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一段政）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彜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一段制禮）止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一段作樂）

禮樂在左右宣力之後益和氣浹洽乃興禮樂立言之次序也

黼音甫黻音弗出尺類反○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

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為虎蜼也

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

服以象德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

蜼似獮猴而大

尾末有岐鼻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

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黹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

黼也。黻也。六者、黼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彜。以龍山華蟲火宗彜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

數不過十二、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

日月尊者在上、黼黻尊者在下。蓋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

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可以觀聖人敬畏無已之心

退有後言欽四鄰

謂前後左右之臣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禹自揆無所不統也此可以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揔上三句

句法字法古奥紆折

識音志颺音揚否俯久反○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堲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

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啟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

高也 等也 高廣等侯中也

地官黨正族師閭胥皆鄉大夫所屬故總稱為鄉黨之官

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功。以責其將然之效。

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

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悅慕之意新。矜高之志屈。誠服人之善而推遜之也。

以求不負乎上。而答其陶成之意也。

猶言普同。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

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藴。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令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

無若丹朱傲惟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幹又為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支又為地支又為十二辰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習於）罔水（陸地）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一物梗化聖心不安也）帝其念（上言念哉者一）哉（此言念哉者一心者治之本心一不存治忽分焉矣）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

方施象刑惟明。

頟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奡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

即鳳陽府壽州隷江南

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啟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即禹貢甸服五節）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內通中國之政教。外通蕃夷之職貢。）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

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朴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

綴此一段意義骨脉相為貫穿恰好起賡歌一段此二段如天際雲霞於全篇倍增神趣此上古真文異於後代偽譔者也此篇乃史臣紀舜禹皋陶交相規勉之言故中雖述后夔作樂之效終復記其相戒之歌有虞君臣安不忘危之心於此可見

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旬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戛訖黠反鼗音桃柷昌六反敔偶許反○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

石　伏羲作絲　竹　革　木　土　匏　金

重為搏　輕為拊　輕為戛　重為擊

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詩章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

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

禮記女媧之笙簧

明堂位垂之和鐘 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十二簧

歌也

樂始作則琴瑟以歌次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後笙鏞間

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

曲一終必変更奏書言九成周禮言九変一也。

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

成曲終也每

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

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

上節後鳥獸貴賤之序也此節先鳥獸難易之序也

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詒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皋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孔穎達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故史述夔言繼於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

德讓以貌言允諧以心言

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角聲不高不下太高近徵太下近商故難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

時瀾曰君歌先股肱臣歌先元首交相責任之意也

孫月峰曰千古詩歌之祖

呂祖謙曰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已正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至樂乃在儆戒畏愼之中所以見性情之正而為本於三百篇也

林之奇曰舜之時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聖人求天於已人事之盡即天也

叶布

杜臥切駝上聲

叶與惰同

明音芒脞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

郝楚望云堯典禹貢其詞簡奥故事朴直有體臯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古風味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後人整齊傷體疏散又拙識者自辨

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令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

失兩言欽哉者與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隳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君於臣無答拜舜於皐陶之賡歌則拜之豈以師傅之禮待之與）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書經讀本卷之一終

